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

第四章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五年 北京

43421

34.5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

〔第四版〕

本書根據蘇聯專家費·謝·巴甫洛夫、傑米多夫
在中國人民大學講課所用之講義譯出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北京前門外大街國學館對面

★

1955年4月第一版

1955年4月第一次印刷

總印數(2)·787×1092(1/25)·印張4 $\frac{2}{25}$ ·61,000冊

0051-22000號(44744-44) (8) 99.8分

★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第四章

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
布爾什維克正式形成爲獨立馬克思主義政黨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時期)

第一講

斯托雷平的反動。反政府派知識階層中的腐化。消沉頹廢。一部分黨員知識分子轉入馬克思主義敵人營壘而企圖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寧爲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基礎而鬥爭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俄國進入了黑幫反動的時期。俄國專制制度一步一步把俄國變爲君主立憲制。黑幫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聯盟表現在第三屆國家杜馬上，而第三屆國家杜馬無非就是一切反動階級的聯合，新君主制體系中的必要機構而已。

一九〇七年召集的第二屆國家杜馬，比第一屆國家杜馬更具有反政府的情緒，因此可以預料，沙皇制度也必將解散這一屆杜馬，就像曾解散了第一屆國家杜馬一樣。結果正是這樣。一九〇七年六月

2603/3

三日，沙皇制度用警察破壞的手段解散了這一屆杜馬。這一個行動是一次國家政變，它在歷史上稱爲六三政變。沙皇制度公開地違背了自己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發表的宣言，因爲這宣言上說，非經杜馬同意，任何一個法令都不能生效。一九〇七年六三國家政變確定了反革命勢力的暫時勝利，這次政變是歷史上斯托雷平殘酷反動時期——由沙皇大臣斯托雷平而得名——的開始。

沙皇政府頒佈了新的第三屆國家杜馬選舉法。這個新選舉法使地主、工商業資產階級獲得很大的優勢，而工農代表的人數則大大減少。過去在選舉第二屆國家杜馬時，地主每兩千人選出一個覆選人，工人每九萬人選出一個覆選人，農民每三萬人選出一個覆選人。在選舉第三屆國家杜馬時，力量對比更變得有利於地主了，他們每二百三十人選出一個覆選人，而工人則每十二萬五千人選出一個覆選人，農民每六萬人選出一個覆選人。這還僅僅是覆選人，並不是代表。選舉是多級的：首先選出初選人，然後選出覆選人，最後才選出代表。

可以料想到，在這種選舉後，第三屆國家杜馬按其成分說是個黑幫和立憲民主黨的杜馬，在總共四百四十二個杜馬代表中，右派（黑幫派）佔一百七十一席，十月黨及其同類的黨派佔一百一十三席，立憲民主黨以及與其相近的黨派佔一百零一席，勞動派佔十三席，社會民主黨佔十八席。在杜馬中出現兩種可能的多數：或者是黑幫和十月黨的多數，或者是立憲民主黨和十月黨的多數。立憲民主黨和十月黨的多數是要用虛幻的改良來掩飾反革命的鬥爭，目的是要欺騙小資產者羣衆並使其安於沙皇政制的鞏固。斯托雷平政府先後依靠這兩種多數而取得平衡。平衡政策是在國內資產階級發展的條件下合乎規律的、客觀上必然的政策。在這種發展條件下，沙皇制度失去了自己先前的宗法制的支柱，

而像列寧所說的，它不得像走鋼絲時那樣保持平衡，以免掉下來。

在農民土地關係方面，沙皇制度也向資產階級政策方面變動了。被革命和農民運動嚇得魂不附體的沙皇政府看到了，甚至於最殘酷的鎮壓也不能制止新的革命，因而必須找出農村資產階級——富農來做農村中的新的社會支柱。

主張這種土地改革的是斯托雷平。當他還在當薩拉托夫省長的時候，就會在一九〇五年初上書沙皇：「土地問題的根本解決，在於培植小私有者階級——國家的基本細胞，它生性是一切革命理論的天生敵人。」很清楚，其用意是在於培植富農階級作為農村中的社會支柱。根據斯托雷平提出的土地改革草案，沙皇政府於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通過了允許農民退出村社的法令，後來，於一九一〇年六月十四日又增加了關於廢除農民土地村社的法令。

這些法令的實質何在呢？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實質何在呢？

這次改革絲毫不觸犯地主的利益。全部目的在於破壞村社的土地使用制。每個農民都能把自己的份地變成私產。村社必須為退出村社的農民分出位置在一個地方的土地。農民有權出賣他所獲得的土地，而他們從前是沒有權利這樣來作的。從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間，退出村社的共有一百九十三萬三百一十戶。退出村社的不僅有富農，而且也有許多無力耕種土地的貧農，貧農就把土地賣給富農。一百零七萬二千六百八十七個貧農把土地賣給了富農。於是發生了農民無產者化的過程。

斯托雷平的改革首先對富農有利，富農有足够的耕畜和農具。富農從貧農手裏買得土地，並把自

己的家業安置在離開村社的單個地方，稱爲單獨田莊。賣去了土地的農民，就淪落爲僱傭工人，即農村無產者的地位。

沙皇政府把賭注放在富農身上，指望從此消除土地革命的危險，並指引農村按資產階級的道路發展。然而斯托雷平的改革使少地農民和農村貧農的狀況更加惡化，使農村更加革命化。這個改革既不能消除奴役，也不能消除飢荒。

農村的階級鬥爭更加尖銳起來了。勞動農民認清了富農是他們的新的階級敵人。勞動農民這時不僅向地主進行鬥爭，而且也向富農進行鬥爭了。只要舉出從改革開始到一九一一年農民燒燬了七千個富農的莊子這一事實，便足以證明這一點。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證明，土地問題沒有解決，新的革命是必然要來到的。

在革命後，工業方面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工業集中到更大的資本家集團手中。這證明俄國愈益成爲壟斷的、即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了。工業集中到了這樣的程度，例如，俄國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大企業裏作工的人數佔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四，而在美國只佔百分之三十三。這一時期，托辣斯、新迪加、大銀行的數目很快地增加了。一九〇二年，創辦了股份公司「五金商行」，它手中掌握了當時五金銷售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二。同年，「鐵管商行」新迪加也成立起來了，它控制了俄國自製鐵管銷售量的百分之一百。一九〇七年，成立了農業機器製造新迪加，稱爲「農業機器和工具廠商代表大會」。當時還成立了出售車廂製造廠產品的新迪加、機車製造新迪加、「煤行」新迪加、「重油」公司、水泥新迪加、橡皮新迪加等等。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結合的過程在迅速地進行。

俄國資本主義日益成爲壟斷的即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了。它使工人階級的狀況更加惡化，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並使這些矛盾必須經過革命才能獲得解決。

革命失敗後的時期，列寧指出這是黑幫反革命空前猖獗，自由派叛變，灰心喪氣與分崩離析的時期。最刺目的就是羣衆性工人組織和社會民主黨許多組織被破壞的事實。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年，被封閉的工會組織有三百五十三個，被拒絕登記的有六百零四個。布爾什維克組織遭受的破壞比較起來雖然輕一些，但被破壞的程度也還是很大的。在三年內（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數以千計的革命者在苦役和監獄中犧牲了。不經法庭而執行的死刑，再加上據軍事法庭宣判的死刑。軍事法庭是橫行無忌的。沙皇政府爲了更粗暴地鎮壓革命的參加者，便宣佈六十五個州和省處於特別狀態，而在二十五個州和省中宣佈爲戰時狀態。從一九〇五年十月到一九〇六年四月，俄國有一百多種報紙被禁止發行，有幾十個印刷所被封閉。這個反革命運動的主力是反動貴族、資產階級、僧侶，因爲革命的勝利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利益。於是他們「十分匆忙地趁着羣衆鬥爭的間歇來消滅自己的敵人，瘋狂地報復革命階級，首先是無產階級，因爲他們革命」●。

注定要滅亡的階級企圖用警察恐怖手段和暴力來拖延自己滅亡的時刻，延長自己的生存。他們所做的，正是今天美國反動階級所做的。美國帝國主義反動派感到自己必然滅亡，便向公民權利實行瘋狂的進攻。在美國，針對工人階級組織和活動家所進行的恐怖行動，從來還沒有達到今天這樣的程

度。

但是我們知道，無論什麼暴行都沒有挽救沙皇匪幫免除必然的滅亡。同樣地，儘管美國反動派企圖利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法西斯三K黨匪徒、麥卡錫主義、對共產黨及其他進步活動家的殘酷恐怖手段來堵住美國人民的口，但這種企圖在日益增長的民主力量的壓力下也必將遭到破產，日益增長的民主力量必能制裁狂暴的美國帝國主義者匪徒。

沙皇政府在無情地鎮壓工農革命運動時並不單是採用一種迫害手段，即單是採用討伐、槍殺、監禁和苦役。

伴隨政治上的反動而來的，是與無產階級相敵對的社會集團和階級對工人階級和它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即科學共產主義——實行思想上的進攻。資產階級哲學家、作家、右派社會黨人、孟什維克、尋神派和造神派結成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反動統一戰綫，但馬克思主義哲學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理論基礎，是為共產主義而鬥爭的理論基石。

這幾年內，反革命在思想戰綫上進攻的明顯表現，就是一羣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司徒盧威、別爾加也夫、布爾加柯夫等於一九〇九年所出版的「路標」文集。這班立憲民主的資產階級思想家背棄革命，匍伏拜倒於沙皇制度和外國資本之前，他們公開地宣稱，對於他們說來，人民是最可怕不過的了，說什麼只有專制制度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獄來替他們擋開人民的橫暴。

「路標」文集的作者們辯護唯心主義，承認精神生活優先於社會存在。他們斷言，知識界注意的中心，不應當是政治，也不應當是一般社會生活，而是一個人內在精神生活」。路標派是資本主義制

度的保衛者，他們要求勞動羣衆離開革命，離開階級鬥爭，而走進神秘主義意圖和道德「自我完善」的世界。他們宣揚「安靜」與「溫和」。

列寧在多篇文章中深刻說明了「路標」集的實質。列寧寫道，「『路標』集是俄國立憲民主主義與俄國一般自由主義和俄國解放運動及其所有基本任務與所有根本傳統完全決裂的道路上的路標。」●消沉頹廢的情緒和神秘主義，特別表現在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與貴族的文學中。資產階級和貴族的文學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使勞動羣衆厭棄政治，離開革命，把他們引進宗教和個人幻想的世界中去。

米列施科夫斯基、索洛吉勃、別納、吉皮烏斯、阿爾茨巴舍夫等反動文學家的哲學，是消沉頹廢的哲學，是反動的、宣傳神秘主義和黃色情調的哲學。在這些大作家的書籍中，極力嘲笑俄國革命者的社會主義理想，並宣傳和人民與民主公開敵對的反社會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現在，帝國主義的文學、藝術、各種唯心主義的哲學學派——如存在論、實用主義、字義論等等，都在宣傳同樣的消沉頹廢的思想。它們標榜個人主義，並宣稱政治與社會活動是有害的蠢舉，他們極盡辱罵共產黨人和一般民主運動之能事，企圖向人民意識中灌輸不問政治的論調，悲觀的情緒，宿命觀的觀念。

在美帝國主義庇護下反動的消沉頹廢哲學的宣傳，其目的是要腐化勞動人民的意識，瓦解和平民

主運動，從而把其他各國和人民都變爲美英帝國主義的馴順工具。

美英反動階級看中了現代資產階級文學，認爲這是麻醉勞動羣衆以利於戰爭挑撥者反動派的有利的思想貨色。

在與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叛變的資產階級作家的鬥爭中，高爾基的創作具有卓著的意義。在這一時期所寫的「仇敵」、「母親」、「個性的破滅」等著作中，高爾基批判了辱罵革命的反動作家們，並真實地說明了俄國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向沙皇制度所作的英勇鬥爭。

這一時期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形式之一，就是尋神主義和造神主義。沙皇政府和黑幫資產階級在斯托雷平反動年代廣泛地利用宗教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它們提出要加強宗教和教堂的任務，使其成爲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最靈活的思想武器。担當起執行反動階級的這個意旨的首先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代表尋神派。尋神派公然提出自己的任務是向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作鬥爭。尋神主義的著名代表布爾加柯夫、別爾加也夫、米列施科夫斯基、吉皮烏斯等認爲，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社會的極大不幸」。社會主義、民主、革命，尋神派斷言，這一切是和俄國人格格不入的，彷彿因爲俄國人民是宗教精神文化的表現者，按其本性是「表達上帝意旨的人民」，彷彿只要尋找一種新的宗教形式，以便更微妙地把新的宗教意識灌輸到俄國人民的黑暗宗教自發狀態中去。他們說，只有「宗教的共同性才能挽救俄國」。

尋神主義是公開反革命的宗教哲學派別，它是俄國反動階級在反對革命運動鬥爭中的思想武器。尋神派用「地上的上帝王國」、尋找某種「共同的上帝」、「道德理想」、「善良」及「美好完善」

的上帝之類的說詞，把自己的反動情調套上神秘主義的外殼。

不論尋神派用以掩蓋自己哲學的宗教的神秘主義迷霧如何千變萬化，但其哲學的實質却是同一的：宣傳人民應當奴隸般的順從，拒絕人的有意識的活動，拒絕「任何的人類革命」——這就是這班反動的資產階級黑暗勢力所首先要追求的。

這個反動派別還影響了一部分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工作者，他們建立了某種類似尋神派的造神派集團。投向造神主義的有孟什維克尤史克維奇、瓦連廷諾夫和以前歸附於布爾什維克的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阿列克辛斯基、列亞多夫。造神派企圖把宗教思想偷運到工人階級隊伍中來，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宣傳唯心主義、神秘情調和其他骯髒東西。

這兩個反動思想派別的全部差別僅在於：造神派在宣傳宗教麻醉思想時是用左的辭句加以掩飾，藉口這一切彷彿是爲了馬克思主義的利益。

盧那察爾斯基在「無神論」這篇文章中說，「社會主義的創造奇蹟的實質就是宗教的無神論」。這是玩弄字眼，其實質是僧侶主義。社會主義被宣佈爲宗教。盧那察爾斯基編了特別的祈禱詞，主張禱告人的高級潛力。

盧那察爾斯基既把社會主義說成是一種新的宗教，便用自己僧侶主義的人類博愛的宣傳支持了沙皇與地主，因爲上帝的思想實際上是幫助沙皇和地主使人民處於奴隸地位。

這樣，造神派和俄國反動勢力就結合起來共同向革命、向馬克思主義進攻。在哲學方面，造神派直接和唯心主義哲學聯系着；而在階級方面，社會民主黨內的造神派傾向表現爲一部分社會民主黨知

識分子力圖傳播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影響。

必須着重指出，正像尋神派和造神派所作的一樣，現代帝國主義哲學的奴才們狂暴地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進攻，積極利用宗教及其「教義」，以便用唯心主義、宗教和蒙昧主義的毒素毒化勞動羣衆的意識。

日丹諾夫同志在指出這點時，在哲學討論會上的發言中曾說：「所有一切黑暗反動的勢力，現在都用來同馬克思主義作鬥爭。又把那些原來是黑暗勢力和僧侶們所穿戴的破鎧爛甲：梵蒂岡和人種論，搬了出來，武裝那些替原子金元民主主義服役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又把那些兇暴的民族主義和陳腐的唯心主義哲學……都搬出來當做武器。」

美英反動派現在愈來愈多地利用天主教堂作為反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壁壘之一。天主教堂在各人民民主國家中所進行的顛覆活動，以及天主教在法國、意大利、美國等國的活躍，極明顯地表明了梵蒂岡的反動面目，即它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一支隊伍。

斯托雷平反動年代中反動勢力在思想戰綫上的進攻，是和國際舞台上帝國主義思想向無產階級思想——馬克思主義——的進攻密切相聯的。

俄國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事變，最明顯地標誌了這樣一個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革命運動的中心轉移到了俄國，由馬克思列寧主義先進理論所武裝的俄國工人階級的鬥爭，按其意義來

說，已遠超出於俄國的範圍。這個鬥爭不僅是要反對沙皇制度，而且要反對整個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利益和俄國沙皇制度密切交織起來，終於結成了一個帝國主義利益的紐結。所以，正像斯大林同志說的，「……誰要是真想不僅打破沙皇制度，並且還要完全剷除沙皇制度，那末他實行推翻沙皇制度時，也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①。

曾被巴黎公社嚇怕了的西歐反動勢力，用一切手段來挽救沙皇制度。它爲了要粉碎俄國革命運動，不僅提供了砲彈、美元和法郎，而且也提供了有懷疑情調、灰心喪氣、神秘主義毒素的理論和思想。因爲馬克思主義指出了爲推翻資本主義舊世界和建立社會主義新世界而鬥爭的道路和手段，帝國主義就提出了最反動的唯心主義哲學——經驗批判主義或馬赫主義作爲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衝擊武器。經驗批判主義提出任務：要從人們意識中清除革命理論，使人們脫離生動的具體現實而走進神秘主義觀念和幻想的世界。

馬赫主義是一種否認客觀世界存在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它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世界觀，用自由主義辭藻掩蓋自己對工人運動及其科學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的仇恨。

馬赫主義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德國和奧地利作爲資產階級反動哲學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形式之一而產生的。這種反動哲學的鼻祖是馬赫和阿萬那留斯。

作爲資產階級這一統治階級的思想體系的反動哲學馬赫主義，在各國——也在俄國得到了通行無

阻的傳播。

但這個反動哲學的傳播者不僅有帝國主義的思想代表，而且有帝國主義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奴才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他們用馬克思主義辭句加以粉飾，把馬赫主義哲學帶進工人階級意識中來，藉以引誘工人階級離開爲擺脫資本主義桎梏而鬥爭的正確發展道路。

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首領認爲用馬赫主義來向革命馬克思主義作鬥爭是更方便的。機會主義者之捏造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與否認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宣傳改良主義和進化論、否認馬克思主義及其先進革命理論的作用有機地聯系着的。

第二國際的首領們這班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奴才向馬克思主義的進攻，不能不觸及俄國工人運動。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曾費了不少的氣力，企圖修正布爾什維克即列寧所奠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基礎、組織基礎和策略基礎。當時他們被俄國革命嚇得惶恐不安，便和俄國的修正主義者、馬赫主義者共同來向新型政黨的理論基礎進攻。

俄國的馬赫主義者——波格丹諾夫、巴查羅夫、盧那察爾斯基（他們是在一九〇五年歸附布爾什維克的）、尤史克維奇、瓦連廷諾夫（兩人都是孟什維克）及其他等人，正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所說的，「從兩方面同時開展『批評』，既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基礎，即反對辯證唯物主義，又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歷史基礎，即反對歷史唯物主義。這種批評與普通批評不同的地方，就在這種批評不是公開誠實的，而是在『擁護』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的幌子下，用曖昧和騙人的手段進行的」●。

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唯一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布爾什維克面前，在列寧面前，提出了一項任務：粉碎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馬赫主義，揭穿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和俄國馬赫主義者是這種哲學的擁護者，從而捍衛並向前發展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即新型政黨的理論基礎。

看來，自命爲「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普列漢諾夫該會把這一任務担負起來的了。但他僅寫了幾篇諷刺批評性的小品文章來潦草塞責，其中沒有揭露馬赫主義的反動實質，沒有揭露馬赫主義是一種根本和馬克思主義敵對的唯心主義的派別，是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用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普列漢諾夫站在改良主義的立場上，把馬赫主義的實質歸結爲簡單的邏輯上的不連貫。他看不見馬赫主義和當時一切反動的唯心主義哲學流派的聯系，看不見馬赫主義和全部資產階級自然科學的危機的聯系。

只有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弗·伊·列寧才能够完成而且真正完成了擺在馬克思主義者面前的任務。列寧粉碎了主觀唯心主義哲學馬赫主義這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給予了馬克思主義方面的變節分子以反擊，捍衛了共產黨的理論基礎，綜合了先進科學所曾發現的最重要和最本質的東西。

從馬赫主義一開始在俄國流傳時起，列寧就清楚地看到必須向這個反動的哲學派別進行堅決的不調和的鬥爭。列寧認爲馬赫主義是資產階級向革命馬克思主義作鬥爭的工具。

從列寧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三年時期和高爾基的通信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通信的中心問題是關於必須向俄國和西歐的馬赫主義者展開哲學上的鬥爭的問題。馬赫主義加劇的流傳，使列寧不得不認真考察經驗批判主義者的哲學。列寧在給高爾基的一封信中寫道：「現在出版了『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論』。除了蘇發羅夫底一篇（我正在讀它）之外，我讀完了所有的論文，而每篇論文都簡直使我憤怒不止。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的經驗批判論者、經驗一元論者和經驗符號論者，都陷入了泥坑。向讀者斷言對外間世界的實在性的『相信』是神秘主義（巴查羅夫），把唯物論與康德主義烏七八糟地混淆在一起（巴查羅夫與波格丹諾夫），鼓吹不可知論底變種（經驗批判論）與唯心論的變種（經驗一元論），——教給工人們以『宗教的無神論』與人的高級的潛力底『神化』（盧那察爾斯基），——宣稱恩格斯底關於辯證法的學說為神秘主義（貝爾曼），——從某些法國『實證論者』——鬼迷了的不可知論者或形而上學者底惡臭的源泉以及『認識符號論』汲取東西（尤史克維奇）！不，這已經太過分了。當然，我們是普通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哲學沒有研究的人，——但是為什麼這樣侮辱我們，把這類東西當作馬克思主義底哲學送給我們！我寧可受五馬分屍的慘刑，而不願參加宣傳這類東西的機關報或委員會。」●

列寧認為必須立刻粉碎馬赫主義這種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唯心主義哲學，把反馬赫主義的鬥爭看作是革命無產階級鬥爭的極重要的戰鬥部門之一，看作是為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而作的思想理論上的準

●「列寧致高爾基書信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一八頁，參看列寧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頁。

備。於是，列寧就來準備自己的名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這本書是在一九〇八年二月開始寫作，同年十月寫成，而在一九〇九年春出版的。

列寧與列寧主義者和馬赫主義者之間激烈展開的尖銳的哲學鬥爭，是圍繞着俄國革命的迫切問題而表現出來的階級鬥爭的形式之一。過去，俄國馬赫主義者還沒有這樣密切地把自己的哲學觀點和政治問題相聯系，而在反動年代中，他們則用自己的哲學論證和布爾什維主義相敵對的政治觀點和目的，這些觀點和目的的實質是要消滅馬克思主義，使俄國工人運動受資產階級支配並使它循着改良主義的道路前進。

由此不難了解，為什麼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主要是打擊馬赫主義。列寧清楚地看到，全部社會泡沫和市僧的骯髒東西，對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部仇恨，都表現在馬赫主義者的書籍中。

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這一著作中，列寧深刻地揭示了馬赫主義的根源，指出了馬赫主義無非是精巧製造和裝修了門面的唯心主義而已，實質上和以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派別——如貝克萊、休謨及其他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的學派毫無區別。

馬赫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死敵，它和馬克思主義是不相容的，正如黑白不相容是一樣的。

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不僅對俄國馬赫主義者波格丹諾夫、尤史克維奇、巴查羅夫等以及他們的哲學老師阿萬那留斯和馬赫作了無情的批判，而且光輝地捍衛了並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基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